

# 澳華新文苑

第1135期

有一次與余光中、鄭愁予閒聊至深夜，從文學談到人生的無常聚散。余光中感慨地說：最近在電話簿上的姓名又劃去幾位逝去的朋友，余老此話不到兩年，他的名字與電話也自我的記事冊子刪去。2021春拜時，詩人管管聲音宏亮噴噴：我活到一百歲沒有問題，你就祝我活到一百二吧(的確，管管身健體健，有一次與我自101大樓繞道散步到台大公館，超過一小時，仍舊氣穩色怡)。管管此話每隔三個月也成永訣，時年九十三。

有的因年趨老邁，體力疏勤，性趨孤僻，漸漸不與老朋友或外界聯繫，最後一次晤面的道別，竟成活著的「訣別」。

有的因子女不成材或是消極的啃老族，深怕聚聊時被提起而面無光，因而拒絕參加尤其是老朋友或同學的聚會，也成了活著的「訣別」。

有的因事業或舞台鴻猷風光後的失意卸角，無法以黯淡清寒的衣袂面取，亦是一種隱遁之活著「訣別」。

有的因流言蜚語、中傷、黑函或假訊息造成誤解、自築心結，疏離的情誼漸淡，莫名無因而成老死不相往來之活著「訣別」。

有的因黨派社團扶植的利益，而遵循封殺的目標，也許是學友知己，唯使一顆頭殼只能背義隨波逐流，依附在權勢巨擘之下貶分生存利納，曩昔拳拳情緣也成兩雙足跡

## 訣別與道別

方明



方明有一次與余光中、鄭愁予閒聊至深夜。

平行的「訣別」。當然亦有不少以為是短暫的道別，被遠行或環境時空的阻隔而成永不再晤聚的活「訣別」，總會在靜謐或微光映顯的孤夜中，讓遺憾的長嘆迴盪在疏桐搖曳的牆影裡。

飛機輪船火車月台上攢簇形形色色的道別，旅人被生命的軌道一節又一節的遠行喚去，揮手或擁抱時亦無法說清楚窩藏的心事，此刻是脈脈張張或滿身疲憊的相凝……明朝便在幕幕不熟稔的場景裡恣意笑笑，道別是現代人彼此的體溫漸遠而手機的螢幕燒得灼灼的戲碼。

最期總是情人在泛濫的春色惹出亂舞的蜂蝶，依依不捨的道別是等待下一次忐忑的衣襟綻出嬌藏的玫瑰，讓滾滾而來的思念瞬化成生死相許的繡緜。

至於親情父母夫妻之訣別，可謂世間幾傷心事，淒厲悲涼的徹骨楚痛，無法將思腸之清溢盈於文字而撫平。

戰爭的道別與訣別是在同一時空座標裡幽咽，未竟的願景在燒焦的沙場裡明滅，床與寢夢的石碑躺下時是同樣的姿勢，只是母親無法喚醒你與世間解約刺那的悚慄。

日月星辰莽莽無聲昇墜，所有蔥蔥蒼蒼生息的萬物緩緩步向訣別，不管是鄉愁情或萬般不捨的脈脈親慈，終亦在蒼戀牽掛世間愛恨貪嗔癡的荒漠裡……訣別。

(2023年4月4日完稿。)

## 候鳥的天堂 (為紀念那個嬗變的年代，為那個年代的那一群人)

塵埃

故鄉掛在左邊，  
夢想掛在右邊，  
在一起淋雨而洗禮之後，  
四萬隻候鳥張開了翅膀。  
離家，  
起飛。  
不再回頭，  
朝著神秘的太平洋。

左腳踏過枯萎的季節，  
右腳踏過燃燒的廣場，  
穿越血色幽靜的山谷，  
四萬隻候鳥張開了翅膀。  
離家，  
起飛。  
不再回頭，  
朝著神秘的太平洋。

我在我選定的那棵樹的枝丫裡，  
安頓了詩和遠方。  
黑夜來臨時我閉上眼睛，  
聽說這裡的夜空容易出現幻想。  
我不敢相信當年那些走失的候鳥，  
已變成遮天蔽日的藍花楹，  
裝點著這一街人間天堂。  
聽那滿樹的歡聲笑語，  
哼那悠閑的低吟淺唱。

繁榮的景像也曾有過淒涼，  
聽說這裡曾是一座罪犯的牢房。  
為了自由，平等和尊嚴，  
在我到來之前的某一個早晨，  
這座孤島已被徹底的解放。  
這第二次被解放的今天，  
是驚恐的眼神和謊言與真相，  
還有我認知的愚昧和荒唐。

一朵朵含淚的浪花飛濺，  
一片片融化的夜幕燈光。  
這一片柔淨土上，  
盛產海濤和陽光。  
我們用生命在這裡擁抱光明，  
也將在這裡坦然地接受死亡。  
一次自我的革命，  
一場自我的流放。  
候鳥的千山萬水，  
靈魂的如願以償。

## 呼喚文學——從《嬗變》一書想到的

劉放

首先還是要說，何與懷先生以八十三歲高齡，推出這本著作，確實不容易。

許多人到了這種年齡，都在談養生，談保健，研究怎樣延年益壽。而何先生在這個高齡還著述不斷，筆耕不輟。他近年來在網絡媒體發表了大量時評文章，談家國天下事，談文學和文化，關心人類和國家命運。憂國憂民是傳統知識分子天然的責任感、使命感。這種精神與民國時代知識分子一脈相承。這無論如何都值得我們學習。我們這些所謂「四十千」，即當年居留下來的留學生，有些人也都逐漸步入老年了。撫心自問，我們能做到嗎？

我認為要做到這樣，除了個人道德價值觀念，意志和信仰，還有就是人與人的個體差異很大。並非每個老人都具備這樣的身體素質。我們知道中國有幾個老年學者，如資中筠、袁偉時，還有周有光（已經逝世）等都是思維敏捷，八十、九十歲還能著書立說。具備這種身體條件的人不多。這是一種天生稟賦。

同時要肯定的是，在《嬗變》一書的前言中，作者在第一行就開宗明義指出，澳洲政府當年是因北京天安門事件給了四萬中國留學生居留權。這是歷史事實，必須尊重，無法回避，無法繞過。哪怕一萬年後，回顧這段歷史，還是要這麼說。簡單一句話，短短幾個字，說出來，在書上印刷出來，也是需要勇氣的。這是一種良知，一種道德底線。事實是，在澳洲出版的其他反映中國留學生居留歲月的紀念文集，都沒有說出這個事實。

書中有大量對澳華文學藝術的評論，都涉及政治，如文革、反右等敏感話題，作者這些評述都深刻尖銳，一針見血，價值觀明確，是非清楚，善惡分明。

此書比較詳細評介了澳華留學生中之文學界藝術界的狀況和發展進程，總結了他們取得的創作成果。為了解澳華文學藝術歷史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我關注到書中關於華人畫家美術家創作的評介，占幅比較大。海外也有一些創作能力超強的文學大腕，如鄭義、古華、孔捷生、嚴歌苓、高行健等等，他們完全有實力有條件擔此重任。但可惜的是海外也沒有產生人們期望的作品。海外華文作家可能有生存壓力等等原因。或許有更多的其他因素。



劉放在2023年11月11日「澳華文學三十年」研討會上發言(曼曼攝)。

書中評介了澳洲三個畫家。他的畫作很多都是歷史題材，幾乎都是揭示中華民族近代的歷史苦難。他的一幅具震撼性油畫《永不遺忘》是以上世紀六十年代飢民與餓殍為主題的巨作。紀念六十年代那場餓死四千萬人的世紀慘劇。此畫榮獲澳洲「索門獎」第二名。他的另一幅著名油畫《百幅右派頭像組合》，顧名思義就是給百個當年右派分子的畫像。他為此多次「潛」入中國，歷盡艱辛找到這些右派，實地採訪。當然也還制作了大量錄音、錄像。為什麼說是「潛入」？因為採訪這些右派，要像搞地下工作那樣避開國安和朝陽大媽。其創作本身就是個冒險過程。

書中評介的另一畫家是沈少民。他創作出一組令人震驚的藝術作品《G5峰會》，以一種行為藝術的方式，展出水晶棺裡的四個共產主義領袖（其中卡特羅在病榻上）在陰間的峰會。此作品被新加坡美術館收藏。

他的另一個同樣讓人震驚的作品是《偉大的標本》，那是一個塑膠制作的毛澤東屍體。所有這些作品的指向性和強烈的批判意識都大膽而直率。

還有著名畫家沈嘉蔚的歷史畫。大家比較熟悉的是他

有關文革歷史的《1966北京吉普》，及《1972年步軍圖》。而他最近完成的巨作油畫《巴比塔》，則更為深遠的意義，他是用畫筆為百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畫棺定論。作品敘事宏大，意義深刻，是他創作的個里程碑。創作此畫的十多年，也是畫家自己從理想主義向自由主義回歸的過程。

所有這些美術家的作品背後是極其宏大的百年世界政治歷史敘事。

文學與美術作品當然不能作簡單類比。但在揭示苦難，批判社會現實，記述重要歷史這一點上，文學與繪畫則是共通的。在這方面，文學所具有的獨特功能是何別別的藝術形式不能勝任的。一般來說，這樣的重任理應由文學來承擔。古人說，國家不幸詩家幸。中華民族那幾十年經受之深重苦難，堪稱在人類史上空前絕後。這本應該是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和庫藏。

因此，文學界，包括全球華文文學界，在反映大飢荒、文革、反右、土改、上山下鄉等深重的歷史災難方面，都應該有所擔當。但遺憾的是，至今並沒有出現一部全景式的史詩級的宏大敘事的文學作品。例如《古拉格群島》那樣的著作。只有這樣的著作，才能配得起那個時代，配得起那種苦難。

澳華美術家們自覺承擔了這一歷史重任。可以說部分彌補了這個缺失。

中國國內作家因為政治環境，無法寫出來是可以理解的。莫言、余華、閻連科等人已經是盡了力的，他們的作品已經超出了政治擦邊球的臨界點。再走一步，就是他們自己的災難了。

當然以中國之大，以中國知識分子的頑強與韌性，也許會有作家正在寫，或已經寫好，藏之高閣，在等待出版時機。這也只能是一種猜測。

已經沒有了政治桎梏的海外作家，同樣也沒有寫出這種人們期待中的黃鐘大呂式的作品。海外也有一些創作能力超強的文學大腕，如鄭義、古華、孔捷生、嚴歌苓、高行健等等，他們完全有實力有條件擔此重任。但可惜的是海外也沒有產生人們期望的作品。海外華文作家可能有生存壓力等等原因。或許有更多的其他因素。

應該說，海外作家抒寫中國幾十年苦難的歷史的作品其實也不少，如美國巫寧坤的《一滴淚》、鄭念的《上海生死劫》、哈金的《等待》、加拿大艾米的《山楂樹之戀》、高行健的《靈山》等等，還有澳洲作家齊家貞、汪應果、心水等等作品。但基本上都停留在記述個人苦難，或者家庭家族命運遭遇的這種層次。應該說沒有出現一部宏大敘事的巨著。

為什麼無法產生這樣的作品？這與網絡時代對文學的衝擊、與物質時代對精神生產的腐蝕等大環境都有關係。但無可否認，許多中國作家們耽於溫柔安樂，缺乏擔當，已不再有崇高的責任感使命感。作家們缺乏獻身精神和為文學殉道的精神品格，也是事實。現在已很少有作家會像索爾仁尼琴那樣，在極其艱難惡劣的環境中磨煉十年去寫作；沒有作家會有曹雪芹「批閱十載，血淚凝成」那樣的創作精神了。

這很令人遺憾。這些直接經歷了這場歷史苦難的見證人離世後，後來人再寫，因為沒有親歷的感受，很可能就變味了。

在此只能發出一聲無奈的呼喚，呼喚我們的《古拉格群島》！

驚石堆疊隔離苦練的心智  
激進主義革命先鋒或保皇黨竊聽  
權力鬥爭的黑暗聲音  
冤怒污濁的回響也在  
厚重的牆壁圍潭震盪

## 伊夫城堡

方明



伊夫城堡外觀

讓僕僕肉體幽幽枯槁  
海鷗嘶鳴與兇濤咆哮  
企圖鎮壓囚犯的屈鳴  
失意的頭顱相互碾壓跟踉的  
汗跡 老鼠與蟻蝶被召喚朗讀  
曝曬多日的死亡遺囑

迴環的大海荒涼冷令人逃航  
咫尺觸礁的怒濤猶似魔鬼咒語  
善與惡是在此被空空的歲月催眠

驚悉荷蘭池蓮子文友忽然  
往生，噩訊傳出震撼世界華文  
文壇與杏壇；初始極難相信這  
則讓我手足無措的意外訊息，  
還以為是惡作劇。十一月又非  
愚人節？唯有再三求証，最終  
只得讓紛擾之心重溫與這位已  
乘風飄蕩的溫州才女結緣經過。

2012年，池蓮子領導的「荷蘭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邀請「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聯合主辦：假荷蘭Delft市舉行的「中西文化文學國際交流研討會」。是年4月28日，我與內子婉冰抵達了荷蘭，轉內航機到Delft市，雨中被迎接到了會議召開的酒店。池蓮子熱情地與我們相見歡，看她忙到不亦樂乎地為各國文友們安排住宿，她精明能幹的表現讓我印象深刻。幾天會議後又安排歐洲七日遊，赴會的文友們才盡興賦歸。

都說溫州人是最會營商者，而這位溫州大夫卻在1985年遠嫁到荷蘭，開設中醫診所為當地居民行醫濟世；並且回班傳授太極，成為Delft市被眾多洋學子們尊敬的師傅，亦為市民熟悉的中醫大夫。但當地市民與學生均不知道池大夫、池師傳還是一位華文知名作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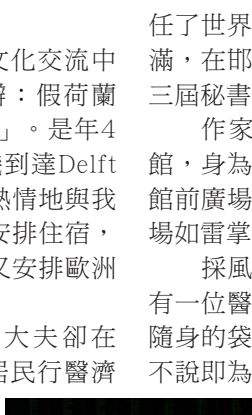
2014年3月中，由我籌辦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十六位文友前往臺灣採風一週。池蓮子是本會副秘書長，邀請是應毋庸議。初始接到我通知，她竟一口婉拒，經我再三保證並要求，總算回心轉意同意赴會。

到臺灣國際機場後即給我致電，告知她已來了；乘的士離開機場，幾分鐘後驚訝隨身手袋不見了。這一驚真讓她感到無比恐懼，即原車趕回機場到詢問處。正在告知職員所失手袋時，忽見一位警員手拿她的手袋行至詢問檯前，笑著問她手袋內所藏之物，告知有三千美元現鈔與證件，警員對照無誤即奉還給她。

這一喜讓她在採風期間，將手袋失而復得的事向大家陳述，從此對寶島臺灣全面改观。她說除了臺灣，在其它國家地區，手袋在人流極多的國際機場丟失，縱然能找回，袋內幾千美金一定丟失啦。性情中的池大夫，無法回報那位在公共電話亭內捨金不昧的臺灣人，只好將這件

## 彩虹乘風飄隱——遙悼池蓮子文友

心水



池蓮子遺照

任了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兩屆共六年的秘書長職守已屆滿，在邯鄲古城由文友們提名，池蓮子眾望所歸被選為第三屆秘書長（並通過將秘書長銜改為會長）。

作家們有幸參觀了楊式太極宗師楊露禪大師的博物館，身為太極師傳的池蓮子一時興起便在楊露禪大師博物館前廣場，一招一式地打起她熱愛的太極，打完後博得全場如雷掌聲。

採風團團圓圓如有池蓮子文友參加，大家都很安心，因有一位醫生隨團。在邯鄲古城有位文友意外受傷，池大夫隨身的袋內備有小銀針、藥油、貼布等救傷用品，她二話不說即為該文友療傷，手法技巧高明，還邊包紮邊講解，讓文友們彷彿上了一課針灸療傷法。

去歲年底，忽聞她的荷蘭籍丈夫辭塵，與夫君結合三十餘年的池蓮子，異國情緣愛無彼此，她驟然喪失自然傷心欲絕，幸得小兒子與友人經常陪伴左右，但再也無心情與文友詩友們交往，也是從那時起我再沒有收到她任何電郵。

池蓮子文友原名池玉燕，於1950年誕生於中國溫州，2023年11月10日在荷蘭Delft市壽終正寢，得享陽壽七十有三。

生前曾攻讀中國現代文學、民俗學及中醫專業。是《南荷春雨》中荷雙語小報主編、荷蘭東南部「靜療保健中心」主任；彩虹中西文化交流會會長、世界詩人大會永久會員、中國世華文學同盟會會員、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副會長等。

池蓮子文友畢生為宏揚中華文化作出極多貢獻，遠適歐洲荷蘭後即設醫館行醫濟世、廣收門徒傳授太極功夫、閒時撰作詩文小說，著作等身，留名世界華文文壇，功成身退若若一道美麗彩虹乘風飄隱，文名芬芳永存。

池大夫，請安息吧！遙祝您一路走好……  
(2023年11月27日修訂於墨爾本無相齋。)

## 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從沈嘉蔚巨作《巴別塔》談到“習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何與懷

（接上期）不過，既然習近平及其一伙要堅持馬列主義，我們也可以對此稍為提出幾點談話。

《共產黨宣言》禍害極大，其中，就有一低估人性惡而導致的根本性的錯誤。按《共產黨宣言》，剝削與壓迫的根源在私有制，因此要用革命方式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然而，殘酷的事實是，私有制被革命後，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就出現了財產在名義上（抽像的）歸於國有（公有），但實際支配者卻是具體的掌權者（官僚）。當這些無主財產被國家掌控後，廣大民眾則喪失了一切財產，為了生存，就只能依附於這個體制。私有制被否定後，不單財產而且人身自由及一切權利都變得更容易掌控，這就為新的奴役和壓迫大開了方便之門。像所有人一樣，掌權者具有自利性和自利性，他們會利用名義上的公有制達到自己的目的，此時新的剝削和奴役就會出現，而這種剝削和奴役是建立在全方位的控制與壓迫之上的。至此，打著反壓迫的名義壓迫，打著反剝削的名義剝削，便開始大行其道，便造成徐志摩所說的那片“血海”！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學說的核心範疇，被列寧在他的遺毒甚遠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無限誇大，歸結為暴力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對暴力禮讚膜拜。今天世人把斯大林看作二十世紀三大惡魔之一，而根據既在列寧身邊又在斯大林身邊工作過的蘇共元老莫洛托夫在晚年的談話，關於這兩人誰更凶狠的問題，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然是列寧更凶狠。“如果沒有恐怖和暴力，無產階級獨裁便成為不可能。”列寧這句名言成為所有共產革命者的金科玉律。列寧本質反人類反社會性，這是他創建的蘇共上台以及蘇共統治了七十年的蘇聯解體的最內在的根本原因。

研究者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合法性的理論根據是：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全人類，但這樣一來，馬克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後，又確立了一個“救世階級”。列寧發揚了這個思想，提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實際上是“救世黨”），這個先鋒隊又由幾個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領袖來領導——這就是列寧關於“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觀點。從救世階級

到救世黨，從救世黨到新的救世主，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毫無疑問，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肯定迅速演變成一黨專政，再變為領袖專政；維持領袖權力方式，會從“階級恐怖”到“全國恐怖”。

生存永遠是人類共同的最基本要求和本能，使用殘暴的專制手段脅迫人民放棄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只能得逞一時而絕難長久。人類另一個本能需求是自由，沒有人會願意被管制、被奴役，帶著枷鎖膽顫心驚地生活。所以，從根本上來說，馬列主義是反人性的，而其反人性的本質便注定了它的失敗。

由此也可以看出，習近平他一伙一伙共產黨獨裁者妄圖為世界“指明方向”構建共產主義社會狀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多麼地荒謬！多麼地異想天開！中共的野蠻專制同西方民主制度的對立決定了兩種國家人民命運的不同，如此不同的命運，豈有“習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周易》有言：“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人們還要擔心，這個“德不配位”者，這個“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醜態”，會給中國甚至世界帶來什麼災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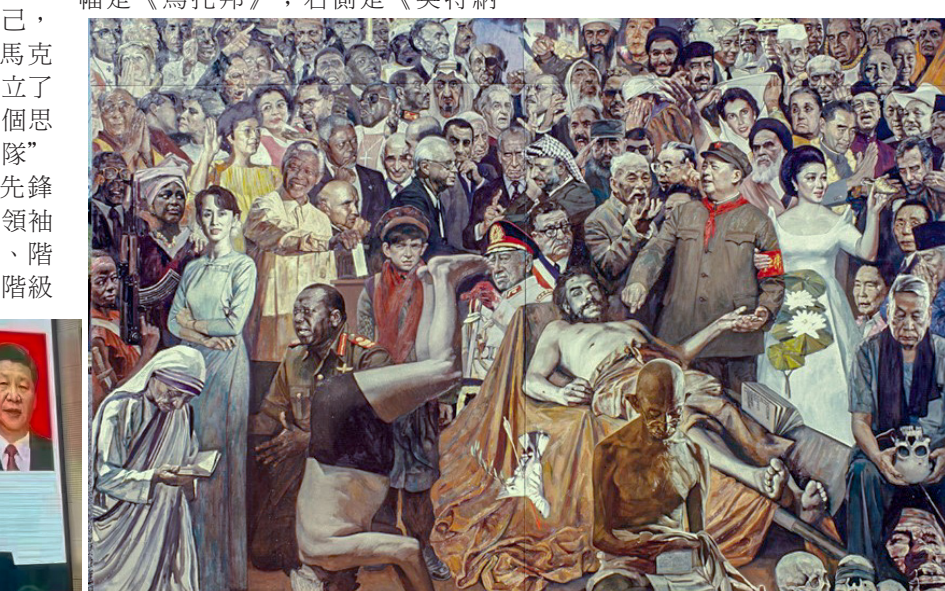
## 七、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 Australia: 永遠的《巴別塔》(上)

許多年以後，我們這一代人早已過世，接著是下一代人，也先後離世。我想像那個時候，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這間獨立屋成為了一座“沈嘉蔚紀念館”。層高近八米的展廳中，前後左右大牆上依然釘掛著四幅巨畫；最大那幅是《烏托邦》；右側是《英特納

（未完）



中共現在把習近平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並列。



沈嘉蔚名畫《第三世界》